

香榧国的女儿

越秀 ◎ 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香榧国的女儿

越秀 ◎ 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榧国的女儿 / 越秀著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213-07694-7

I. ①香… II. ①越… III. ①寓言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7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298 号

香榧国的女儿

越秀 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

经 销:  中电联合 (北京) 图书有限公司
销售部电话: (010) 52238170 52238190

印 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宗 合

特约编辑: 郭春阁

责任印制: 郭福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pn.com.cn/tsyxzx/>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·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880mm × 1230mm 32 开本 · 5.375 印张 · 107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213-07694-7

定 价: 38.00 元

敬告读者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销售部门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001	阿 虎
009	窗里窗外
017	公鸡凯特
043	老虎坟
063	玫瑰姐妹
071	瞧这一家子
081	香榧国的女儿
097	香香和阿娇
111	鸭小弟和鹅大姐
117	自由鸟

阿 虎

秋日，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灰灰的背上，她惬意地闭上了眼睛，蜷躺在屋子里。前面几米远的场地上，女儿欢欢正在桂花树的旁边用脚刨着什么。

想着孩子日益茁壮成长的结实样，灰灰满足地把头靠在了前臂上。

她抬头看看拴着自己的链条，又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。谁让自己一不小心咬了人，这不是害了主人么？还是安分点拴了自己。

其实，除了和阿虎约会比较被动外，也没什么。有的吃，有的住，有人管着，衣食无忧。真是狗享清福啊！

有人来串门时大大咧咧地叫上一通，除了尽忠，也是自己发泄寂寞。

这时候，阿虎来了。



阿虎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到了欢欢的身边，看着孩子结实的背，光滑的皮毛，阿虎显得无比慈爱。

他斜眯着眼睛张望了一眼屋里的灰灰。见到阳光下的灰灰眯缝着眼睛，懒懒地享受着日光的安抚，便不再过去打扰，径自走向了别处闲逛。灰灰却暗自生气了：来了也不和我打招呼，哼！

转眼，秋风起，天已转冷。

这一天早晨，灰灰在小屋中一会儿踱着步，间或往外张望一眼，嘴里咕哝一句；一会儿凝神细听着什么。天空灰蒙蒙的，没有阳光也不见下雨，阴沉沉的令人沉闷而备觉孤单。

灰灰的心有点儿不安，欢欢一大早不知跑去哪儿了？一直不见她的踪影。

此刻，男主人回来了。“欢欢呢？”他问女主人。

“不知道呢！”女主人忙着洗衣服，“可能去外面了吧。”

“村子里又有人在偷狗，”男主人一脸厌恨地说，“欢欢可要看好了。”

“这样的，那倒是要看好了，”女主人放下衣服，然后把手往围裙一擦，说：“我去找找看。”

灰灰听男主人这么一说，也焦急地往外张望。这群该死的偷狗贼，去年就从村里偷抓去了几个同伴，真可恨。

“欢欢，欢欢，你快回来啊！”灰灰内心呼唤着自己的孩子。

“她回来了。”男主人朝屋里的女主人喊了一声。

“嗯！”女主人欣喜地回应。

灰灰见欢欢迈着稳健的步子向家里走来，顿时高兴起来。她嘴里发出了温柔的叫声，欢欢便向她走去，然后伏在了母亲的脚边。

这几日天色是一连的阴沉。这天午后，太阳露了一丝丝的笑脸，男主人带上妻儿去了镇上，家里寂静一片。远处的狗偶尔吠叫。

灰灰和欢欢吃完午饭便在小屋里休憩。欢欢这几日不知为何特别地兴奋，老是往外跑。

灰灰隐隐担心，已是青春期的欢欢毛色发亮、柔顺、额头饱满，眼睛有神，看上去是那么的神采奕奕，赏心悦目。可是这也让欢欢难以安静下来。她每日都会去外面找寻青春的欢乐。

这就让灰灰多了一份不安，尤其是在偷狗贼猖狂的年关。欢欢又要跑出去了。她朝灰灰投去一个调皮而撒娇的眼神，似乎在恳求妈妈：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吧。

灰灰不忍心拒绝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她出去了。虽说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安耽地留在身边，可是她正年轻呢，总有自己的自由吧。

突然，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了路边，从车上扔下了一只肉包子。

“孩子，不要！”灰灰大声地吼叫起来。

可是来不及了，欢欢已迅疾地跑过去，闻了闻，然后叼起来。她向灰灰走来。只是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，她便痛苦地蜷起了身子。



灰灰心痛极了，她大声地吼叫并极力地想要挣脱链子。可是这一条铁链却是非常的牢固，怎么也挣不开。

此时，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，他快速地抱起了欢欢，把她塞进了车子后备厢里，疾驰而去。

灰灰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身子痉挛，全身发颤。

晚上，男主人一脸的伤感，女主人气得吃不下饭，早早地上了床。

灰灰耷拉着耳朵，旁边的盆子里，还装满着白白的稀饭，她一口也没吃，只是神志恍惚地趴着。

男主人走过来，解开了她的链条，她便忧忧地站起身。

阿虎正站在桂花树下，呆呆地朝她看着。灰灰垂着眼睛，一声不吭地往外走去。阿虎亦步亦趋地在后面跟着，尾巴一摇一摆的，心里的愤怒在一点点地往外扩张。

当他从主人的口中得知欢欢的遭遇后，立即赶到了灰灰家。可是孩子已经不在，阿虎在村中咆哮了一圈，最后只得站在村口的大树下愤愤地吼叫了几声，便返了回来。

从中午到傍晚他就一直站在这桂花树下，注视着灰灰。他有满腹的想法却不能向灰灰去倾诉，怕她激动和难受。

现在，和灰灰单独在一起，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这想法是如此的大胆，让灰灰一下子惊慌不安。

灰灰绕着阿虎走了一圈，又用脚去踢阿虎的腿，她在用身体表述着强烈的不安。可是阿虎坚定的眼神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灰灰，只要决定的事情，他一定会去做。

灰灰回到了小屋，瘫坐了下来。她想，顺其自然吧。谁又能掌控得了谁的命运呢，我可怜的欢欢，你在哪儿呢？

时间在伤心和绝望中流逝，秋风已是一阵寒过一阵。灰灰已有多日没有见到阿虎了，她蜷缩起身子，精神萎靡地抬头看看阴沉的天空，心里再也没有快乐的情愫了。

小屋的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欢欢的气息，灰灰一闭眼，眼前出现的还是蹦跳的欢欢。如今，阿虎也不知所终。

阿虎真的不见了，年底腊月初三的夜晚，阿虎的主人——梅婆婆哭哭啼啼的声音从桂花树旁的小路上传来：我的阿虎啊，我可怜的阿虎啊。紧接着她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起偷狗贼来。

泪水顿时在灰灰的眼中打转，她的心紧缩成了一团。

此时，郊外，在一个废弃的厂房内，阿虎悄悄地睁开了一只眼睛。灯光昏暗，尽管阿虎半睁着眼却依然能看清房内的一切。地上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狗的尸体，黄毛的，黑毛的，花色的，有大有小。

阿虎的心揪紧成一团。他多么想快速地冲过去找寻自己的欢欢，可是他不能。偷狗贼还在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他原本并没死，那将死得更惨。阿虎攥紧了拳头，努力克制住自己。

三个偷狗贼坐在门口谈论着什么，当他们最后商议妥当后，已近深夜。四周静悄悄的，车终于发动了。其中一个年轻的，最后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，便锁上了门。车子开远了。

阿虎把头稍稍地抬高了一点，他侧耳细听周遭，确信并没

有人，他便坐了起来。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跨过身旁的一具长着黄毛的狗的尸体，然后快速地逮个空隙跳过一具又一具。

突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最边上的一具：黑色的毛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嘴角边似乎还流着一滩口水，耳朵无力地耷拉着。

欢欢，是欢欢，这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欢欢。阿虎的泪水蓦地流下来。他的脚无力地迈向了欢欢，欢欢死了，再也唤不醒了。可恨的偷狗贼啊！阿虎用嘴亲抚着欢欢的皮毛，一遍又一遍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这一切是多么的触目惊心，面对着欢欢，阿虎仅存的一点念想也破灭了。

当他决定以假死来蒙骗过偷狗贼的当儿，他还是满怀希望能找到欢欢，一个活着的欢欢。他天真地认为，那肉包子并非是真的有毒。

他真的没料到，坏人做的事情还真的有这么绝。虽说他以假死来蒙骗成功，计高一筹。但是，欢欢最终还是没救回来。

阿虎内心已是伤感到了极致。他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蹲守在欢欢的边上，静默了许久。

时间将近凌晨两点。阿虎突然摇了摇头，站了起来。他走到大门的背后，用脚试着踢了踢门。可门紧紧地关着，牢固得很。阿虎绕着房子边走了一圈，没有其他的门了。

他看看上方的窗，窗户有点高，够不着。阿虎来来回回地跑了几圈，也没有找到可以出去的方法。

阿虎的心灰暗一片。欢欢死了，他还是要活下去的。他要带上死去的欢欢回家去。

阿虎呆呆地想了一会儿，最后眼睛还是盯上了那唯一的一扇门——一扇木门，试图突破。

他开始用牙齿一遍又一遍地啃噬，一个小时过去，嘴唇已有明显的血丝，又一个小时过去，阿虎已是精疲力竭。可是求生的欲望是如此的强烈，迫使他死命地啃噬。最终木门被钻透了一个小洞。

阿虎更用力了，他把小洞一点一点地啃大，大得可以钻过身，他便跑到欢欢的身边，把欢欢叼在嘴里。

洞口只能容下一只狗，阿虎便轻轻地把欢欢慢慢地塞出洞口，然后自己钻身过去。

阿虎叼着欢欢快速地消失在了暮色中。

天色渐亮，不知跑了多少路，来到一座高架天桥，阿虎的腿渐渐力不从心。此时叼着的欢欢肉身已开始腐烂。

阿虎饥肠辘辘，眼冒金星。他只得返回身一步一步朝旁边的一条小径缓慢地走去。

小径的尽头，现出了一个小小的村庄。村庄的后面是一座郁郁苍翠的大山。村口有一棵粗壮的大樟树，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。

阿虎叼着欢欢，脚步越来越沉重。他已是三天未进食，体力消耗殆尽。

走过了樟树，走进了村口的一户人家，里面有一条狗冲了出来。阿虎疲惫而麻木地看了看他。狗绕着阿虎转了几圈甩了甩尾巴，又跑回了家里。



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狐疑地看了看阿虎，惊讶地发现阿虎嘴里的欢欢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走进了屋内。

他拿了一盆食物走到了阿虎的面前。阿虎看了看，闻了闻后便放下了欢欢，迫不及待地吃完了它。

男人笑了，说：“你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。真是一只讲义气的狗。不过死了的狗还是把他葬到山上去吧。”男人用手指了指山上，又用手指了指欢欢。示意阿虎把欢欢葬到山上去。

阿虎吃完食物，精神振作了一些。他呆呆地看着欢欢，便重又叼上他，一步一步地朝山上走去。男人拿上锄头和他的狗也跟随在后面。

欢欢被葬在了山坡上。想着那些死了的同伴，阿虎咬着男人的裤腿，嚎叫着拉他向前走。男人觉得事情有蹊跷，就跟着阿虎到了狗尸现场，然后打了报警电话。

阿虎在欢欢的坟前逗留了几夭，站在山顶，他眺望远方，想着远方的灰灰，以及仁慈的主人，阿虎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。他要留在这里，因为欢欢。

一个月后，阿虎已和男人家的狗玩得熟稔，新的生活已开始。远方的灰灰成为一段永恒的记忆。

窗里窗外

行道树杨杨在路边站着，上午九时，上班高峰期已经过去。现在，这条马路上只有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人，在缓慢地行驶着。

杨杨终于可以小憩片刻，耳边的噪音降了几个分贝后，他也需要让自己清净地放松一下，找点儿乐子。

他发现身后的那幢房子，透过二楼的一个窗户，有一个男孩，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
“今天这孩子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去上学呢？”杨杨想，眨着眼睛，侧着头。

随即杨杨听到了男孩的咳嗽声。杨杨明白了，孩子感冒了，都是这鬼天气惹的。他跺跺脚。

杨杨努力把头抬得更高些，这样他就可以把电视看得更清楚些。





有时，他能看到这孩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“咯咯”地笑，很快乐。杨杨也想快乐。因为老是站在这马路边，吸着灰尘，听着噪音实在是一件郁闷的事情。

“这都是人类逼出来的。”杨杨总是这样想。

“我可不这么认为，”行道树樟樟说，“每一棵树都应有自己的理想，能在这里生存，并为人类奉献，也算是实现了树的价值。”

“你还真是高尚。”杨杨耸耸肩。他可没有这么安分，空闲时分总得有自己的业余爱好，他现在迷上了看电视，所以他得抓紧时间看会儿。

可是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电视被关掉了。是男孩的妈妈快速地关掉了电视。

“是让你在家里休息，不是让你在家里看电视的。”孩子妈妈气冲冲地说。

男孩一脸的不悦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走进自己的房间，他看着窗外的道路，看着杨杨。

“唉，没得看了。”杨杨叹了口气，只得转过身来再次面对这条灰蒙蒙的马路。

这几天，这个城市一直被笼罩在灰雾中，城市建设加快，高楼大厦一幢幢地拔地而起。马路上的汽车络绎不绝。人们肆意张扬着自己的生活。

人类所做的这一切，不仅让自己呼吸不到自然的气息，也让路边的行道树加重了负担。

